



四季，三餐，都随你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the
Storied
Four Seasons
and
Life

四季，三餐，
都随你

简猫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季,三餐,都随你 / 简猫著. — 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12

ISBN 978-7-5339-5445-1

I. ①四… II. ①简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1890号

SIJI,SANCAN,DOU SUI NI

四季,三餐,都随你

简猫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(邮编:310006)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责任编辑 瞿昌林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装帧设计 付诗意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349千字

印 张 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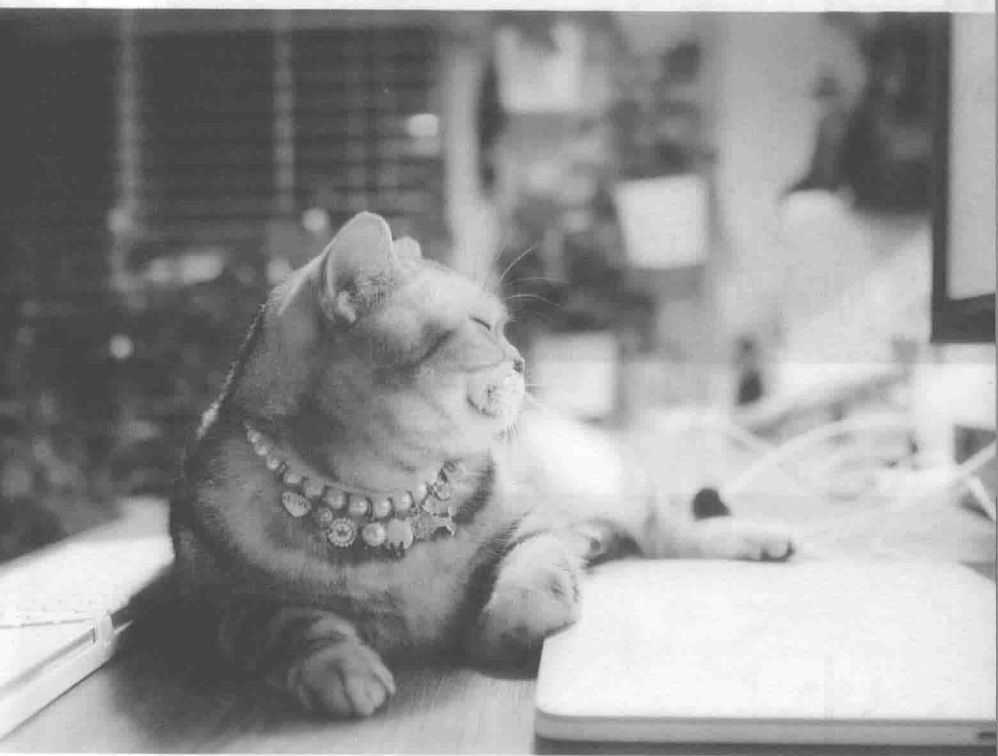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5445-1

定 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生活琐碎
岁月悠长
答应我
读下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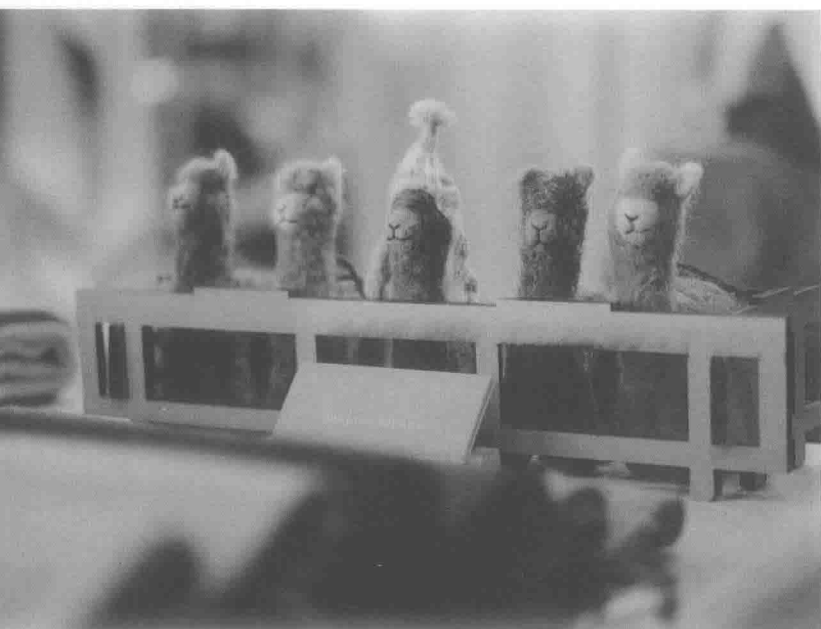


目
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|-------------|
| 001 | 立春 | 晴朗的一天 |
| 019 | 雨水 | 观鲸 |
| 035 | 惊蛰 | 研究猫梦的男人 |
| 047 | 春分 | 秦桑低绿枝 |
| 057 | 清明 | “冯唐易老，寿比南山” |
| 069 | 谷雨 | 冲啊，鸭子队！ |

083	立夏	海边市集
099	小满	鬼压身
113	芒种	红嘴玉
125	夏至	有间茶室，月圆花好
145	小暑	奶奶的檀香扇
153	大暑	永远的猫大人





- | | | |
|-----|----|---------|
| 163 | 立秋 | 她穿一双细高跟 |
| 179 | 处暑 | 拨金 |
| 197 | 白露 | 夜凉亭记 |
| 213 | 秋分 | 窗外有抹蓝花楹 |
| 237 | 寒露 | 等蜂鸟的日子 |
| 251 | 霜降 | 再见年少时 |

- 267 立冬 一起来跳个舞吧！
277 小雪 春和的树屋
305 大雪 住在楼下的长颈鹿
323 冬至 长夜漫漫
343 小寒 忘了时间，记住你（1）
379 大寒 忘了时间，记住你（2）



315°

黄 经

晴朗的一天

阳历二月四日前后，太阳到达黄经315°，是为立春。

我与蒋攸宁是在飞机上认识的。上一秒，还是山南水北的两个人，下一秒便结为旅友，全因一条菖蒲色长裙。

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，她坐在我左侧，靠窗。素净淡妆，齐肩中发，菖蒲色连身长裙，圆领，露臂，细牛皮腰带下开足大摆。首饰不多，只左腕一只翠玉镯。脚着夹趾凉拖，指甲涂裸色，上与下各十枚，枚枚如珠如贝。

女人看女人，有时先衣后人。

那身长裙，款式旧而不过时，质料讲究。裙分两层，贴身一层为细麻，麻之外是一层薄薄的桑蚕丝暗纹提花。

“你好，裙子很漂亮。”我由衷地称赞。她转过头，很腼腆地笑了下。遮光板半开，白皙的脸被照出一小方阴晴。刘海儿半明半暗。明的是淬金的丝，整齐得像织机上待纺的经纱。五官不算精致，却很清秀。眼距有些开，眼下一对卧蚕。看上去有些孩子气。

慢慢地，我们聊开了。

蒋攸宁，名字取自《诗经》中“君子攸宁”一句。

“我爸爸说，希望我一辈子过得安宁。”她解释道。空姐推车来，我们各要了一听姜汁汽水。

至于结为旅友，纯属意料之外。知道我从洛杉矶向南旅行，蒋攸宁兴高采烈，“San Juan Capistrano（圣胡安-卡皮斯特拉诺）去吗？”

“去的。”

“拉荷亚海滩呢？”

“去。”

“圣地亚哥？”

“去！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她这趟旅行准备匆忙，宾馆、租车没订，又赶上六月旺季。我正相反，被人放鸽子，一个人住双人间。

“要不然一起？”我说，食宿分摊，正好多吃多玩。

她轻呼：“想是这么想，没好意思问。”话音刚落，整个人仿佛变得很快乐，内双与卧蚕挨到一起，眼睛又细又弯，像石壁上横嵌的一线天。

她应该是安静的，话不多，笑起来却十分具有感染力。我也是慢热的性格，和她一起，破天荒地话多起来。两个人压低声叽叽喳喳，都觉相见恨晚。

听说我写故事，攸宁很好奇：“哪种故事？”我半天说不上来。

“要不我也讲一个？”她眨了眨眼，小声说。只是姜汁汽水喝光，似乎又改变了主意。没过多久，广播提示座椅靠背调直，遮光板打开。

“是关于我家里——”

飞机降落时，她终于下定决心。只是那会儿没时间，机场太远，我们还得租车赶去宾馆。中途折腾了会儿，等攸宁旧话重提，我们已在前往艺术馆的路上了。

洛杉矶的盖蒂艺术中心有四个美术馆。参观的人看两样：一是建筑本身，二是凡·高的《鸢尾花》。

建筑是现代的，乳白孔石叠砌出大写的横竖。横与竖成为平面，平面与平面成为空间，加入光、质感、想象，成为艺术。

美术馆内黑色墙面上，《鸢尾花》同其他画作陈列在一起，在这面展墙下驻足的人最多。那时我和攸宁逛得腿软，坐在展厅的椅子上休息。

攸宁是艺术史专业研究生。很小的时候，喜欢过一阵绘画。有一回拿铅笔涂鸦，母亲何慧莺看在眼里，没多久，一口气买回几套画具。攸宁喜欢水彩，学到小学毕业，后因学习大提琴中断。

大提琴是父亲蒋学民要她学的。蒋学民年轻时留学美国，电子工程博士，回国后在大学任教。人长得偏斯文，五官立体，有风仪，性子傲，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。

谁都要羡慕何慧莺。在别人眼里，她是拿高中文凭攀上了留洋博士。

怎么攀？

何慧莺巴掌大的脸，有些婴儿肥，一双圆眸清亮亮嵌着，眼下一对嘟起的卧蚕，笑起来，咯咯咯没停，是个十足的活泼美人。一旦被夸命好，何慧莺总要脸红，原本就显小，脸一红，更添娇嫩。每每心里也在想：是啊，不错了，还有什么不称心呢？

偏偏就有那么一件。

蒋学民很少同何慧莺交谈。

刚结婚那会儿，两个人吃饭，还会聊两句家常；后来蒋学民养成边

吃饭边看书的习惯，何慧莺说话，蒋学民总是三个词，“嗯”“好”“你看着办”。有一次何慧莺大哭起来，蒋学民放下书，才知道何慧莺方才跟他说的是有孩子的事。

不仅如此，何慧莺还察觉，倘若在公开场合夸丈夫，或说些贬己的话，蒋学民的脸色便十分难看。

这就很奇怪。

至少据何慧莺所知，男人都爱面子。母亲和父亲吵翻天，第二天到人前，照样夸。多言不由衷的话，人多的时候讲，都显得情真意切。

何慧莺不一样，她是真心觉得蒋学民好，想给他风光，怎么会适得其反？

直到女儿出生，蒋学民脸上现出从未有过的神彩，给不满周岁的攸宁听古典乐、念唐诗，仿佛迎接生命中崭新的可能，何慧莺才醒悟。

“我爸爸在美国接受开明思想，欣赏女性独立有见解。我妈妈不算聪明，即便有，头两眼也看不出。”攸宁说，“他觉得我妈妈不懂这，不懂那，自然也就不懂他。”

蒋学民与何慧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没谈恋爱，直接办酒席。旁人觉得不配，就连何慧莺也这么想。

她痛苦的原因很简单——她爱蒋学民。

父母带她四处相亲那会儿，何慧莺满心厌恶，却在见到蒋学民的那天改变了主意。

算了，这样也好，领证结婚，组建一个新的家，买窗帘，买米黄色最好，不然，绿色也行。临窗边种几盆花，有时间，再养两条鱼，房间的墙刷成……想到这，又觉得一切无所谓。

没关系，都没关系——只要是新生活，新的人。能让她改变心意，这便是爱了吧？何慧莺当时天真地想。

她知道，像蒋学民这样，十个她拴一块儿也不够。以至于后来，再

有人夸她命好，何慧莺反倒接受了。只是到夜深人静时，一别头，望着背身熟睡的丈夫，她便静静落下泪来。

日子总要继续，也要有希望。

同丈夫一样，攸宁的到来成全了何慧莺。相夫不成，教子成为她漫漫人生中的头等大事。

蒋攸宁说起小时候，那时我们正从展厅往外走，来到中心花园一片开阔的草地。攸宁脱了鞋，光脚踩在草地上，仿佛踩在痒人心的过往。

“我小时候练琴、画画，学这学那，我妈妈总陪着，拿这么长一根毛衣针，这么粗。”她边说边用手指圈了圈比画给我看。

她这一比，我想起自己学琴那会儿，也是贪玩的年纪，坐不住，变着法儿偷懒，也曾和我妈妈这样绕着饭桌，一个追，一个跑。

“不过我的那根比你细。”我很得意。

攸宁笑得躺在草地上：“啊，你傻，粗的打一下就过了，细的才疼。”她入戏似的一抖，手遮着额，头微偏，避开正午刺眼的阳光。

有些事，何慧莺坚持，却也并非不近人情。

女儿讨厌书法不想学，她不勉强，但字一定要漂亮。女孩子一手字龙飞凤舞，多美都上不了档次。一个女人是什么档次，便遇见什么样的男人。遇见了要得到，得到了要守好。

“女孩要富养”，这句话何慧莺深信不疑。尤其气质、涵养，只能经年累月拿艺术的香焚熏，熏出点灵气。说白了，养女儿就是烧钱。

她自己就喜欢艺术。只是二十出头那会儿，想学什么、做什么，时代都跟她反着来。

下放工厂第二年，太喜欢唱歌，一门心思要报中央音乐学院。千辛万苦从朋友那借来一台三用机练唱，透亮的嗓，“啊——哦——呀——哦——啊”，像春日飞起的黄鹂。

练唱的时候，房门“砰”地开，“砰”地关，震得天花板上的灰簌簌掉下来。然后听见刚和父亲吵完架的母亲在厅里谩骂，骂她下作，没羞没臊，发梦当歌女，丢人丢到阴沟里。何慧莺不理，练普契尼《蝴蝶夫人》中《晴朗的一天》。

仲夏的晚上，只有扑灯的灰蛾子陪她，三只，五只……有些撞上了墙。她舍不得捏死，因为觉得像极了她。

何慧莺有一副老天爷赏的嗓。夏天的夜风吹起蟹壳青的波纹窗帘，吹得浪纹一起一落，她的歌声在浪里起伏，唱到最高音那句——“L'aspetto!”——唱哭了自己。仿佛灰蛾子变身成美丽的蝶，振翅飞出窗，飞向仲夏夜晴朗的星空。

可惜，天总不遂人愿。

音乐学院选拔考试前三天，何慧莺练唱过度，坏了喉咙，第一轮被淘汰。一个月后，母亲逼她去相亲。某个晴朗的一天，何慧莺第一次见到蒋学民。

很多时候，何慧莺想，她这辈子就像一尊珐琅彩，红黄蓝白看似艳，配错了，白浪费颜色。但女儿不一样。攸宁会是一件北宋汝窑瓷，玛瑙入釉，色青如天，无须哗众取宠的纹饰，青白模样，便冠为瓷中上品。

那才是受夸奖时不心虚的人生。

年轻时的憾事，蒋学民不知道，只是每次攸宁被毛衣针打哭，何慧莺心疼，事后半哄半歉疚地说起。

“我妈妈一说这些，我心就软了。她有太多的不实现，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，永远没有机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。”攸宁说，“从那时起，我就发誓要成为我妈妈唯一的实现。”

我点点头，转念又想，那个时代又何止一个何慧莺？不是何慧莺，也有何慧燕、何慧雀、何慧鹃……一个个排开来站好，整齐列出阵

仗来。

多么典型的一代。

3

我和蒋攸宁的旅行因为这个故事变得悠闲无比。除宾馆订了不能改，其他都随意。去哪儿玩，在哪里吃饭，下面做什么，大多凭心血来潮。

离开洛杉矶，我们坐一个多小时火车来到圣胡安-卡皮斯特拉诺，一个西班牙风格的小镇。

小镇里最有名的一处叫燕子教堂，听说是加州仍在使用的教堂中最古老的一座。曾经毁于地震，后又修建了起来，但没修全。远远看，黄泛着白，白掺着红，圆拱之上缺得不成样。即便如此，依旧美，美得饱经风霜。

这镇子最不缺的就是颜色。爬墙的三角梅一半洋红，一半是淡樱与白的复色。木栏内的房子也活泼，走过一幢茶色的，跳出了蓝绿、烤橙、陶坯黄……有几家咖啡店的门牌是嵌着湖蓝与明黄的碎瓷，像小时候测的色盲卡。咖啡店旁是一间墨西哥小店，卖彩绘陶器……到处花团锦簇，又垂直放入一片安稳的翳翳夏木里。

再往前走，一个戴草帽的年轻男人在一家餐厅门口弹尤克里里。

“要不吃这家？”我停下脚步。

“吃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进去再说？”

攸宁的父亲是典型工科男，对艺术很迟钝。只是有一件，他希望女儿会乐器。

“不是别的，只能是大提琴。”

餐厅里就座，攸宁饿了，扯下一小块面包抹黄油。服务生来点单，我们各要了一份意大利面。午后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土黄墙上映出一棱一棱，并排着，像小兽的牙。

蒋学民一生只知道一个大提琴家——杰奎琳·杜普蕾。

一九八七年十月，攸宁出生前两月，杜普蕾去世。

一天傍晚，黄呢子窗帘，闲置的缝纫机上，一台从美国带回的收音机在放杜普蕾一生中最传奇的《埃尔加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》。

蒋学民听说了消息，一整天心不在焉，甚至在以为何慧莺看不见的时候，眼睛湿润，神色悲伤。

何慧莺看得战战兢兢。

她临盆在即，身子重，斜靠在沙发上打毛衣。毛衣是给学民打的，水灰色，配什么都好。她事先没比对尺寸，但心里有数。她对他越上心，越恼他淡淡，不是不好，就是淡。

可那一天，听大提琴时，蒋学民完全变了个人。

书桌对着窗，蒋学民埋头准备教案，写一写，便停笔失神看窗外。从何慧莺的角度看去，男人眉骨嶙峋，眼窝微陷，额间拢出一个浅浅的“八”字。鼻梁上覆着蜜色一层，一个漂亮的斜飞角，像要融进夕阳里去。整个人，是温柔、慈悲、怀念、彷徨的。何慧莺怀着孩子，沉浸在母性之中。这样的蒋学民，看得陌生，看得害怕，却又有种控制不住的欢喜。想象有一天他会用这样的眼神看她，和她商量、诉苦，谈一谈学校发生的事、孩子的事，孩子开口叫爸爸，叫妈妈，开始学爬，会走路……一时间想得痴傻，竟也惶惶然，整个人甜蜜又惆怅，不知所措，落下泪来。

那时，何慧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——蒋学民为什么悲伤？

因她的不察，这个秘密被隐藏多年，直至有一天被蒋攸宁发现。